

居梅

業峯

語
錄
(一) 錄



梅峯語錄

趙仲全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梅峯語錄卷上

梅峯趙仲全著

心有所得。不筆之於書。或有時而忘。一記於書。時常目之。又有溫故知新之妙。總之皆糟粕也。姑筆之云耳。

理氣可言隱顯。不可言有無。可言聚爲有象。散入無形。不可言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無形者。特無形象耳。仍有理氣在。如人物死。草木枯。氣魂升於太虛。形魄化爲土灰。何嘗盡無。無則并理氣而無之矣。此所以不可言無。有象者。其理卽隱於象中。故不可以言有。若言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亦不可。無理氣。安得化生而有。有理氣。安盡滅息而無。

言性則氣在其中。言氣則理在其中。理是氣之性。氣是理之形。形性原是一物。安得謂理先於氣。但言理氣則先理而後氣。以理爲氣之主宰故也。如有天卽有天之性。有地卽有地之性。有人卽有人之性。鳥有二鳥有先後。

神者理氣之精靈。化者理氣之才能。神屬理而運氣。化屬氣而達神。神以運化。化之機也。化以達神。神之顯也。神者化之隱微。化者神之發見。神則易知。無在而無乎不在。化以簡能。無爲而無乎不爲。神化無物不有。無時不在。能生成天地萬物而無窮者。太極之神化也。能生成人物而無窮者。天地之神

化也。能生成子女而無窮者。人之神化也。能生成牝牡而無窮者。萬物之神化也。合而言之。皆太極之神化也。

張子言心統性情。誠哉是言也。性者心之靜。情者心之動。性者吾心萬理之歸藏。情者吾心一理之感通。子思言中和。朱子言虛靈。皆性情之謂。其實一物而已。性能包括天地古今。萬理無不具。情則隨感而通。性中一端之發見也。

人心一血氣軀耳。其中神明識藏得許多事物道理。天地大物也。其中造化許多物類。豈無神明運於其間哉。觀夫風雲雷雨之變化。或久或暫。或大或小。孰使之然。此可以見天地之神明矣。

火無所不入。無所不化。而不可留。水有所入。有所不入。能化柔而不能化剛。留之則留。可見陽剛君子。能化物而不制於物。陰柔小人。能誘物而常制於物。

理者數之統體。數者理之散殊。理易知而難究。數難窮而易盡。

學者所以不能入道。只爲不曾見得天人相與之理。理欲大小之分。如見得。則必不徇欲以滅理。便能入道。

人能知天所以生我於世而靈萬物者何爲哉。蓋欲我體天之心。贊天之化。而生天下萬民萬物耳。知此則不敢不盡天道矣。知天之所以生人。知人之所以成性。知性之所以有道。則必以斯道爲己任。以斯道爲己任。則必以道御情。以道制欲。而邪慝不作矣。此之謂真知。

學者必立志。然後能體道。苟一念放弛。舊私舊習。又竊發矣。當時時惺惺。提省此志。須臾無忘。然後可以入道。

學至於知禮義者。孰不知道之當體。至於真體道時。便牽於欲。紐於習。遂擺脫不開。還是如舊。此只爲欲習纏縛了。若奮然振發。就如一步跨過門限一般。何難之有。此學道者所以貴勇。

一持敬。便防多少放逸邪僻。求道者能持敬。便是真做工夫。此敬也無小大。無隱顯。無久暫。無時不在。苟一念間斷。則粗疎邪僻之私乘之。可不慎哉。

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祗台。湯之聖敬。日躋。文之緝熙。敬止。武之以敬勝怠。孔子曰。脩己以敬。又曰。敬以直內。程子內主於敬。橫渠以禮爲先。朱子居敬爲本。古之聖賢。何一人能離此敬哉。先正曰。敬也者。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

二程學以誠爲本。得周子之心法。

誠敬一也。程子曰。誠然後能敬。未能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伊川曰。明道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

程子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

程子教人格物致知。爲進學之門。誠意正心。爲入德之方。

敬義不可斯須去身。敬則持身有根本。義則處事有權衡。由是德日新。道日充。而聖域無難入矣。

劉子疊語朱子以易之道不遠復朱子佩服終身。

延平教朱子於日用間着實做工夫理會以後朱子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朱子工夫皆就裏面體認莫謂愿憲克伐怨欲不行爲輕此雖未至於純是亦爲仁的工夫如今學者何曾這等用力君子主敬有四要慎獨慎言慎行慎交四慎得而敬過半矣。

知非莫如執禮執禮莫如主敬主敬莫如窮理窮理莫如知內外貴賤輕重之分學敬只在循天理。

人能於非理的念頭卽止之而不行就是克己復禮的工夫孔子告顏子以四勿正此心也已私之害不待著於行也但私念一動遂戕心德甚哉念之不可不慎也。

君子愛善如甘飴畏不善如吐醜遠刑如遠虎遠利如遠脂。

慎言謹獨無責妄人無論惡人是君子切要工夫。

克己無別法主於善則己自克主於善者非識大小貴賤內外之分者不能故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又曰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程子曰內重而見外之輕。

心無二用惟敬則惰慢邪慝自消。

窮理則心明居敬則心靜心明而靜何動不滅。

見大者超俗心公者愛人。

夫子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程言主敬窮理。只爲學者立操心處事之法。若聖人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往非敬。無往非義。

爲善以求名者。其善皆僞。爲善以盡性者。其善斯誠。自稱己善者。實無善。自稱己過者。實無過。專治己而不責人者。己必成。惟務實而不務名者。名必立。

克己只在一念初動時。卽克之。爲甚易。苟縱其動於氣體。則克之甚難矣。然所謂克者。以理勝之也。非徒制止之之謂也。

聖人無意。故自無必無固無我。所以一私不累。天理渾然。若常人有不善者。只是起於意。遂流於固我。顏子不遠復。纔覺有意。卽克去之。何至有必固我之時。自顏子以下。或意必而悔者亦難。或固我而悔者尤難。此所以不可入聖。

人心私欲。不但貪嗜聲色臭味。富貴功名。凡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不得其正者。皆是。

心無主者。爲善泛而無要。其弊必暫而不常。主於一端者。狹而不全。其弊必窒而不通。是以心貴有主。又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人之縱欲不返者。只因心逐了欲去。若心主於善。欲自不萌矣。何畏欲之難勝。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夫子教人。先攻其病。方能入善。如子路問君子。則告以脩己以敬。司馬牛問君子。則告以不憂不懼。子貢

問君子則告以先行其言。皆各因其病也。信夫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學者之學。萬殊而一本。學者苟知向道。即宜執禮。蓋一執禮。自然防閑許多非僻之私。而學斯可進。道斯可造矣。

聖人教人。只是爲仁。以仁統四德。能仁則禮義智在其中矣。但學者爲仁。各有根器淺深。各有氣習病痛。如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主敬行恕。是就其淺深處進之。司馬牛則告以訥言。子貢則告以事賢友仁。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張則告以恭寬信敏惠。是就其病痛處藥之。今爲仁者。亦先自反其有何氣習。是何根器。充其德。攻其病。何仁之不可爲。

賢者之心。天理未純。不能從心不踰。故其應酬。必事事物物上去思勉而後得。此由萬殊而求一本。進德之事也。聖人之心。天理純全。無一毫駁雜。天理流行。無一息間斷。總之一而已。故其應事接物之際。若大若小。無終無始。一以貫之。以一本而應萬殊。成德之事也。

書曰。惟精惟一。周子曰。聖學一爲要。程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此是學者勉強持守功夫。夫子吾道一以貫之。此自聖人自然應用功夫。主一熟則一貫通矣。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發於夫子。非始於夫子也。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則必有所以爲陰陽者。伏羲已神會於河圖五十之中矣。堯舜曰。惟精惟一。伊尹曰。德惟一而一之說始顯。一者在造化爲太極。在人心爲至誠。不二之實理。夫子神會此一。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正悟此一者也。世儒訓註。而曰一理一本。一致一心。支離甚矣。

心貴有所主。心主於理。則氣自聽命。欲何自而生。眞知善爲己有。篤志而力行者。則外物不能動矣。

或謂克己甚難。只是志不立。且如仙家志在長生。遂能卻欲。安有志篤道義而欲得搖之乎。欲搖之者。必其志未篤者也。

詩曰。思無邪。是克己工夫。學者克己。必先思主善。主善則無邪。無邪則自能黜欲。

獨知之地。一有喜怒哀樂及於外者。皆是將迎之私。惟喜其得道。憂其失道者。此正慎獨之功。

或謂坐忘亦可克己復禮。予以爲不可。蓋以理勝欲。久之自然忘欲。此忘方好。若着意忘之。卽是強制。欲根未去。有時竊發矣。何能忘。惟主善則欲自退聽。故明道曰。坐忘卽坐馳。有忘之心。卽思也。伊川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者於己私一念動發時。纔知之。卽遏絕之。是謂無心之過。若猶縱而行之。私雖小。亦是有心爲惡。仁本天理渾然。流行無間。一念之過。卽間斷矣。況有心爲惡。尙爲仁乎。縱能改之。亦是頻復之吝。

主靜之學。不可用心去收放心。惟以天理存心。心自然靜矣。若一心虞放。又一心去收。何等擾亂。

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故君子慎獨之功。不但暗室屋漏。閑居隱微。人所不聞不見。能致其慎己也。必至於晦息夢寐之際。無所不慎。斯謂之慎獨。是故夢遺金而心不肯取。夢孤弱而心不肯欺。夢侮毀而心不忿怒。夢富貴而心不喜幸。夢貧賤而心不怨尤。夢患難而心不震懼。斯可謂能慎獨也。及其至。則并富貴

憂患等境俱不入於夢矣。故曰至人無夢。慎獨之至也。

人幽獨萌不善之念。獨覺之而獨羞者。可以無惡矣。人於幽居之地。每欺天而爲不善之事。及至顯設。又畏人知。噫。天人一也。天之大人於人甚矣。既知畏人。曷不畏天。既畏天。自無畏人之事矣。

薛文清言人之睡亦不可不謹。此誠得慎獨之法。於睡亦謹。則無所不謹矣。孔子寢不尸。可見予自壯年。雖盛暑獨寢。恥自見其赤體。必援衾蓋之。此亦自然羞惡之心。見於寢處者也。卽此一端。其餘可自勉矣。

趙抃事必告天。亦足爲正心之一助。然能行於告之所及。而不能行於告之所不及。不若告吾心之天。雖造次顛沛。不離於正。

陸子靜夢寐卽白晝之爲。屋漏卽康衢之見。誠可謂慎獨之至。

君子畏小兒如長者。敬妻子如嚴師。事君上如父母。愛奴僕如兒女。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特書之以自警。

大學言致知。爲夢覺關。誠意爲人鬼關。齊家爲物我關。愚謂必知天命人性之故。方能過夢覺關。必知理欲內外大小貴賤之故。方能過人鬼關。必知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故。方能過物我關。

一主善則惡念卽息。一主敬則怠念卽息。善以存性。敬以防非。存存不已。惺惺不昧。天理純矣。

體道不可求人知。一求人知。便不是道。道率吾性。何必人知。

人之神卽心。人之化卽事。神屬天。一覺卽動而無息。化屬地。萬變實靜而有常。

人欲克己。不若心主於善。心一主善。自然理能勝欲。而已私不生。間或一生。亦易克之。若心不主善。而每事克之。則克得此一件。他一件又來了。今日克得。明日又來了。如何克得盡。故曰。惟主善。則自然克己。心之有善。如石之有火。觸之卽見。心之有不善。如鏡之有塵。拂之則明。蓋善本有不善本無也。

爲善者必悟得善爲吾性固有。而後爲之斯誠。不則非有所畏。必有所利也。

知內重而外輕。道大而物小。皆可與克己矣。

聞夫子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語。則克己復禮。不可不勇矣。

循理則進於聖賢。縱欲則入於禽獸。可不畏哉。

人能好學爲善。則與聖賢同歸。如狗聲色臭味。富貴利達。則與草木同腐。禽獸同行而已。可不畏哉。

人情常食膏粱。則愈慕膏粱。久不食之。則不知膏粱之爲美矣。常近女色。則愈慕女色。久不近之。則不知女色之爲快矣。故君子知欲不可縱。愈縱則愈熾。惟克己而久焉。自然不知欲之爲樂。

程子曰。心有所主。則能不動矣。此聖賢實做工夫根本法則也。且如今人爲一小藝。必須心主於此。藝方纔得精。若心無主。則做東做西。其藝廢矣。爲學者若心無所主。則或得或失。東來西去。何有定時。如何入道。惟有主則志專而不分。守定而不易。猶不可進道者。未之有也。然則何所主。書曰。主善。程子曰。主敬。孔子曰。主忠信。周子曰。主靜。皆一理也。故書曰。人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克一者敬也。

或問靜時此心似有得處。至臨事應變時。或又錯了。何如。答曰。只是此心無主。其得亦非真得。故方其得時。卽是失之根。若是真得。則貫動靜。合始終。那有差錯的時節。

聖人之學。以敬爲要者。何哉。蓋敬乃持守身心事業之本。一敬既立。則內而志意精明。而非僻慢易之心不生。外而防閑縝密。而非僻惰慢之私不作。心身事業皆得其理。此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

程子曰。居敬窮理。薛敬軒曰。居敬有力。則窮理益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胡敬齋曰。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則本心愈安。又曰。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又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功夫。方見得透徹。又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問存養在致知前。致知後乎。胡子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所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觀諸儒所言。可以知聖學之功矣。

程朱言學。居敬窮理。反躬克己。誠得其全者也。自程朱以下。言學者各據所見。未免有一偏之弊。予嘗會通而爲之說曰。志道居敬。以立根本。格物窮理。以致良知。集義養氣。以圖實踐。勿忘勿助。以俟化機。

象山陽明。礙了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故以誠意爲要。而以格物致知皆誠意之功。自予觀之。大學之道。其綱曰明明德。其目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看來明明德卽子思所謂尊德性也。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卽子思所謂道問學也。致廣大四句。皆道問學事也。道問學乃尊德性之功。格致誠正乃明明德之目。聖賢之言。自並行而不悖。後人執此遺彼。所以言論不合而起爭辨耳。

門人嚴松問於陸子靜曰。智聖雖無優劣。卻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子靜答曰。是。王陽明答徐愛曰。知行原是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此二說若不同。而實是一致。子靜之意。就學者用功言。不能無先後。陽明之意。就知行本體言。原是合一。二先生之言。互相發明。大抵天下無二理。豈惟知行。特用功處不能無先後。若岐而二。則人便有知而不行。行而不知者矣。陽明所以必合而一之。使人知合一之功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而爲此心。好生之德。故人能好生。斯可謂之人。不好生者。已無生道。又何以謂之人。

識見既超凡庸。則所行卽莫與凡庸同。不則還是無識。與凡庸一般。

甚矣過之難寡也。予嘗以晝之過言過行。至夜睡間悔之不已。至於臥不安寢。及至明日。又不免無心失。然後知顏子不二過。眞爲不遠之復。眞爲上智之資。

君子學與教。只是天理盡之矣。天理者何。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順。君禮臣忠。與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數者有一毫不盡。是無天理也。盡之而或欺僞。是無天理也。

人說心難制。心實不難制。心雖出入無常。然實虛靈明覺。欲念一萌。輒以理自喻。則念卽自止。念止則百

骸四體。俱不敢亂動。此之謂以理勝氣。

玉不遇砥礪。不可以成器。人不遇困窮到辱。不可以成德。

無恥則不立志。學要立志則用心。用心則業精。業精則事成。

興於詩。卽志於道。立於禮。卽據於德。依於仁。成於樂。卽游於藝。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卽興詩志道也。三十而立。卽立禮據德也。不惑。知命。依仁也。耳順。不踰矩。卽游藝成樂也。聖學一而已。豈有二哉。

興於詩。入門也。而望見之。立於禮。升堂也。而實踐之。成於樂。入室也。而安處之。興於詩不難。立於禮爲難。立於禮不難。成於樂爲難。三者又必以居敬爲本。

知心爲內。爲大。爲貴。則不可以外。害內。小害大。賤害貴。

人心之德。動於仁。彰於禮。正於義。藏於智。君子之學。明於智。發於仁。立於禮。成於義。

君子之養心也。致知以明之。主敬以持之。無欲以養之。隨宜以通之。思誠以實之。由五性之用。復五性之體。而本心在是矣。

仁之過者。必姑息。而其弊至於受人之侮。義之過者。必慘刻。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怨。禮之過者。必足恭。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辱。智之過者。必伺察。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詐。信之過者。必固執。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欺。凡義利之辨。要極精微。如己之所當取。當受者。義也。若先有心於必取。必受。是亦利矣。如己之所當辭。當予者。義也。若先有心於必辭。必予。此則無害於義矣。然亦未免執着。惟聖人則物來順應。

仁以愛之。義以惡之。二者勢相反而實相須者也。蓋仁有餘而義不足。其失姑息。義有餘而仁不足。其失殘忍。然則仁之太過。卽義之不及。仁之不及。卽義之太過。今而後知仁義之不可偏廢也。不幸而失中。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知天之所以生物。知心之所以愛物。則爲仁之功。不容已矣。

聖人之心。至明無不照。至公無不容。如天地日月然。如仲尼之道大矣。其視天下古今之小善。若皆不足取者。而且汲汲焉於管仲。則與其仁。於晏平仲。則與其敬。於寧武子。則與其愚。於史魚。則與其直。於虞人。則與其志勇。於蘧伯玉。則與其君子。於子產。則與其有君子之道。夫豈己之不足。而有慕於人哉。其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之公心。自有不容已耳。此聖人所以爲大也。

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自夫人觀堯舜則然。若堯舜自視之心。則必求博濟而後已。此孔子徹環天下。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教人者不必立異。學道者亦不必立異。卽衆人之所固有而常言者。以發明之道。卽在是。而人亦易知矣。今天下無賢愚貴賤。莫不知有天理。或譽之曰。有天理。則欣然喜。或冒之曰。沒天理。則拂然怒。何者。天理人心所同有。而人心所易知易能者也。感之卽通。導之卽從。以此爲教。何教不行。以此爲學。何學不成。蓋理者天之所以爲天也。出於天謂之命。賦於人謂之心。存諸心謂之性。感於性謂之情。行諸日用謂之道。體諸身謂之事。達諸治謂之法。制造化者天理之闢闔。鬼神者天理之神化。良知者天理之萌動。良能者

天理之運用。誠者天理之充塞。敬者天理之恂慄。仁者天理之純。義者天理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樂者天理之和。知者天理之辨。信者天理之實。聖之所以聖。不過盡天理而已。故隨處體認天理者。立教之本。入道之要也。